

外国经典 短篇小说选



天津古籍出版社

外国经典短篇小说选

伟 才 译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经典短篇小说选/伟才译.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4. 1
ISBN 7-80696-078-3

I. 外... II. 伟... III. 短篇小说—外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4197 号

外国经典短篇小说选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唐山丰电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5 字数 300000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80696-078-3

定价:17.80 元

编者的话

读者朋友,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中外名著的初衷是为了使读者能用低廉的价格阅读名著,我们在尊重原著的前提下,所有名著足本无删节。同时采用紧凑的版式,压缩不必要的装饰和白空,减少用纸量,提高书的性价比。

内文用纸为了读者长时间阅读不至于手眼疲劳,我们特选用了具有健目功能的轻型高级环保纸。





序

就各种文学体裁产生的时间而言，诗歌是最早产生的，戏剧次之，小说则是最晚的。然而，小说这种文学体裁一经产生，即赢得了大批读者的喜爱，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时至今日，作为一种流行的文学体裁，小说仍魅力不减；不论长篇小说、中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都拥有较之于其它文学体裁更广泛的读者群。特别是短篇小说，因其篇幅短、成稿易、较快地反映社会现实，作者可据此“以一目尽传精神”，读者亦可从中“借一斑而窥全豹”，故而历来受到读者的钟爱。对此，早在70多年前，鲁迅先生就有言：“在巍峨灿烂巨大的纪念碑底的文学之旁，短篇小说也依然有其存在的充足理由。”在谈及短篇小说之所以拥有众多读者的原因时，他说：“在现在的环境中，人们忙于生活，无暇来看长篇，自然也是短篇小说繁荣的很大原因之一。”我们现今的时代，固然与鲁迅先生的时代大异其趣，然而，“忙碌”却仍是人们生活的主调，期望忙碌的现代人花费大量时间阅读大部头的长篇，似乎有点难。再者，当今世界文学中确实存在着小说越写越短，乃至走向“碎片化”、断裂叙事的趋势。有鉴于此，我们选编这本《外国经典短篇小说选》，以期让读者在时光流转中获得审美的愉悦、心灵的平静，以及知识的增长。

世界短篇小说浩如烟海，其中之佳作同样卷帙浩繁，要从



中挑选出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家，实属不易。由于短篇小说真正成熟于19世纪，我们将作品的上限定为19世纪初，延伸到当代；而为了包容更多的作家作品，我们将作家按国别排列，每位作家选取一两篇精品。当然，由于篇幅所限，我们无法尽揽佳作，有大量优秀的作品游离于本书之外，但从中也可看到几张新鲜的面孔，诸如卡尔维诺、莫拉维亚、村上春树等，他们的作品的确是耐读的。



目 录

英国部分

- 狄更斯..... (1)
- 穷人的专利权 狄更斯 (2)
- 哈代..... (8)
- 彼特利克夫人 哈代 (9)
- 萨奇 (17)
- 托勃莫雷..... 萨奇 (18)
-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25)
- 花园茶会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26)
- 弗吉尼亚·沃尔夫..... (41)
- 墙上的斑点 弗吉尼亚·沃尔夫 (42)
- 约翰·高尔斯华绥..... (50)
- 品质 约翰·高尔斯华绥 (51)
- D. H. 劳伦斯..... (59)
- 玫瑰园中的影子 D. H. 劳伦斯 (60)
- 格雷厄姆·格林..... (75)
- 永久占有 格雷厄姆·格林 (76)

法国部分

- 梅里美 (87)
- 塔芒戈..... 梅里美 (88)
- 都德..... (107)
- 最后一课 都德 (108)
- 左拉..... (113)



| | |
|--------------|------------|
| 陪衬人 | 左拉 (114) |
| 莫泊桑 | (122) |
| 我的叔叔于勒 | 莫泊桑 (123) |
| 纪德 | (131) |
| 浪子回家 | 纪德 (133) |
| 莫里亚克 | (150) |
| 身份 | 莫里亚克 (151) |
| 萨特 | (169) |
| 墙 | 萨特 (170) |

俄国部分

| | |
|---------------|---------------|
| 普希金 | (191) |
| 驿站长 | 普希金 (192) |
| 果戈理 | (203) |
| 外套 | 果戈理 (204) |
| 契诃夫 | (230) |
| 变色龙 | 契诃夫 (231) |
| 列夫·托尔斯泰 | (235) |
| 舞会之后 | 列夫·托尔斯泰 (236) |
| 蒲宁 | (245) |
| 三个卢布 | 蒲宁 (246) |

美国部分

| | |
|---------------|-------------|
| 爱伦·坡 | (251) |
| 黑猫 | 爱伦·坡 (252) |
| 欧·亨利 | (260) |
| 麦琪的礼物 | 欧·亨利 (261) |
| 最后的常春藤叶 | 欧·亨利 (267) |
| 马克·吐温 | (273) |
| 竞选州长 | 马克·吐温 (274) |



| | |
|---------------|-------------|
| 杰克·伦敦 | (280) |
| 热爱生命 | 杰克·伦敦 (281) |
| 海明威 | (300) |
| 杀人者 | 海明威 (301) |
| 打不败的人 | 海明威 (313) |
| 冯内古特 | (345) |
| 哈里森·伯杰隆 | 冯内古特 (346) |

德语国家部分

| | |
|--------------|-----------|
| 卡夫卡 | (353) |
| 判决 | 卡夫卡 (354) |
| 乡村医生 | 卡夫卡 (365) |
| 茨威格 | (371) |
| 看不见的珍藏 | 茨威格 (372) |

意大利部分

| | |
|--------------|------------|
| 卡尔维诺 | (386) |
| 恐龙 | 卡尔维诺 (388) |
| 寓言故事七则 | 卡尔维诺 (402) |
| 莫拉维亚 | (416) |
| 穷汉 | 莫拉维亚 (417) |
| 一脸坏相 | 莫拉维亚 (422) |

拉美部分

| | |
|---------------|------------|
| 博尔赫斯 | (428) |
| 交叉小径的花园 | 博尔赫斯 (429) |

日本部分

| | |
|-------------|------------|
| 川端康成 | (438) |
| 伊豆的舞女 | 川端康成 (439) |
| 村上春树 | (463) |
| 象的失踪 | 村上春树 (464) |



英国部分

狄更斯

狄更斯（1812—1870），19世纪英国著名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父亲是一个小职员，在狄更斯十二岁时因欠债而入狱，狄更斯到一家黑鞋油作坊当学徒。十七岁时在律师事务所做抄写员，后来成为报社的一名记者，并开始用“博兹”的笔名创作特写，于1836年结集出版。他的创作生涯从《匹克威克外传》正式开始，作品总共有十多部长篇小说和大量中短篇小说。主要作品有《雾都孤儿》、《艰难时世》、《孤星血泪》、《小杜丽》、《双城记》、《大卫·科波菲尔》等。他善于以细致入微的笔触描绘十九世纪英国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并塑造了许多英国文学中的经典人物形象，是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本书收入的《穷人的专利权》创作于1850年，属于狄更斯中期作品。小说视角独特，通过表现宪章运动的一个侧面揭露了英国统治机构的腐败和黑暗。



穷人的专利权

对我来说，写一些文章来发表是很难的事。想想看，一个每天工作在十二或十四个小时以上的工人（一年中只有圣诞节、复活节和几个星期一可以休息），不用细想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但是现在我不得不勉为其难地提起笔来，因为我希望把自己想说的话都记录下来，如果有什么疏漏之处，就请多见谅吧。

我是在离伦敦不远的地方出生的，但是在学完了手艺后，就进了伯明翰的一家工场（也就是你们说的工厂）干活。我学手艺的地方离我的出生地但脱福特很近，我学的是打铁，我叫约翰，因为我的头发稀少，所以从我十九岁的时候开始，大家就都叫我“老约翰”了。而如今我已经五十六岁了，我的头发和十九岁的时候比起来，好像既没有增多，也没有减少，所以想让我在这件事上讲点新动向是不可能的。

到明年四月份，我结婚就整整有三十五周年了。我结婚的那天恰好是愚人节，所以人们总是拿我的喜事开玩笑。那天可是我一生中最为有意义的日子，我的好老婆就在那一天属于我了。

在我们生过的十个孩子中，有六个活下来了。我最大的儿子在一艘名叫“曼佐·纪奥诺号”的客轮上做机师，这艘船往返于那不勒斯和马赛之间，途中在热那亚、莱格亨和西维太·范切埃停泊。我的大儿子发明了很多有用的小东西，他是个有手艺的人，可是他从没从这些东西上获得一丝一毫的收益。我的另外两个儿子，一个在悉尼，一个在新威尔士，他们都把自己的工作干得很好，上次来信时还都没有结婚呢。还有一个儿子，就是詹姆士，他总是有些不正常的念头，竟然去印度当兵了，还在打仗时中了一枪，有一颗子弹打进肩胛骨里，在医院里住了六个星期，这些都是他在信中说的。其实他是几个儿子中相貌最英俊的。



我的一个女儿玛丽生活得称心如意，偏偏患了一种胸部积水的病。另一个女儿夏洛蒂被丈夫遗弃了，他真是太无耻了，现在她带着三个孩子和我们一起生活。我自己最小的孩子，今年只有六岁，不过已经开始喜欢机械方面的东西了。

从始至终，我都不属于宪章派。的确现在有很多社会弊端，让人们愤愤不平，但是我看宪章派的主张对解决问题也没什么帮助。如果我觉得有帮助的话，那我就是宪章派了。既然我的想法和宪章派的主张不同，那么我就不可能是宪章派。平时我看报纸，也去伯明翰的被我们叫做“会场”的地方去听他们争论，因此，宪章派的很多人我都认识。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同意使用武力来纠正弊端。

我自己一直都喜欢在发明创造上下功夫，这么说并不是夸大其辞（我必须把脑子里涌现出来的想法随时记录下来，否则就无法把事情的前来龙去脉交待清楚）。以前我发明了一种螺丝，总共赚了二十磅，现在我还在用这笔钱。我一直都在进行发明创造，差不多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没怎么中断过。这个发明我已经完成了，就在上一个圣诞节的前夜十点钟的时候。在我做完之后，我把妻子叫进来看。当她和我说完了的机器模型旁边时，我看见她的眼泪一滴一滴地掉在模型上。

我的一个朋友威廉·布彻是个并不激进的宪章派。他是一个很有号召力的、出色的演说家。他经常说，像我们这样的工人走到哪里都要吃亏，那是因为有那些以搜刮百姓为生计的政府部门，因为我们必须服从政府的各种法令，而且还要向政府部门上缴各种名目的不合理的费用来供养他们。“是的，”威廉·布彻说，“所有的公民都要负担这些，但是负担得最多的是工人，因为工人只能勉强维持基本的温饱，正因为如此，当工人们提出改革的要求，追求平等和公正的时候，如果有人从中阻挠，那真是无以复加的不公平。”以上都是我记下来的威廉·布彻的话。他在发表演讲时就是这样说的。

好了，现在让我再来谈一谈我的机器模型。我完成它是在上一个圣诞节的前夜十点钟，有将近一年时间了。这个模型几乎用光了我所有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有时碰上倒霉事，我女儿夏洛蒂的孩子生病，也可

能更糟糕，两种情况都让我碰上了，我就只好暂时放弃模型，往往几个月都不能接着干下去。为了进一步完善它，我还会整个把它都拆卸掉，然后再重新装上，就是这样反反复复做了无数次，最终做出了现在这个完整的模型。

圣诞节那天，我和威廉·布彻好好地谈了一次这个新发明的机器模型。他这个人很有头脑，但是也有一些古怪的脾气。他问我：“约翰，你用它来干什么呢？”我回答说：“我想得到一个专利。”威廉说：“具体怎么做呢？”我说：“去申请一个呀。”这时威廉告诉我，关于专利的法律条文都是些害人不浅的东西。他说：“约翰如果你在公开了自己的发明之后才获得专利，那么你经过千辛万苦得到的成果就很容易被别人窃取，到时候你可就陷入困境了。不管是你心甘情愿地赔些钱，先邀请一些能够负担专利申请的巨额花费的合伙人。还是四处碰钉子，让别人牵着鼻子走，在几批合伙人中间奔走，展示你发明的模型，和他们商量价钱。结果都一样，很可能你的发明会落到别人手里。”我说：“你的想法不合情理，威廉·布彻。有时候你就是这样。”他说：“不是我不合情理，约翰，让我对你讲一讲这种事的真相。”接下来他就跟我详细地解释了一番。我告诉威廉·布彻，我想亲自去申请一个专利。

我的妻舅乔治·贝雷，住在西布罗密奇（他很不幸，他因为妻子酗酒而破产了，被关进伯明翰监狱多达十七次，后来在里面病死了，才算了结），他在死前留给我妻子一百二十八镑零十个先令的英格兰银行的股票。这笔钱我和妻子一直都没有动过。大家想想，我们都有衰老得不能再工作的一天。所以，我和妻子打算靠这个发明申请一个专利，而且我们甚至考虑过用那笔钱去申请。为此，威廉·布彻替我给伦敦的汤姆斯·乔哀写了一封信。这人是一个木匠，身高有六英尺四英寸，最擅长玩抛绳圈的游戏。他住在伦敦契尔西一座教堂的旁边。我事先向工场里请了假，这样我回来以后好继续干活。干活的技术很不错。我不反对喝酒，但是我从来不喝醉。圣诞节的假期一过，我就坐着“四等车”去伦敦，在汤姆斯·乔哀那儿，我租了一间房子，租期是一个礼拜。他结过婚，有一个儿子，是个水手。



汤姆斯·乔哀告诉我（据说是从书上看的），申请专利首先要写一份申请书，递交到维多利亚女王那里。这和威廉·布彻的说法一样，威廉还替我打了草稿。要知道，威廉的笔头是很利索的。还有申请书后面要附上一份陈述书，那是给大法官的，我们也已经准备好了。在经过一段曲折之后，在离司法院法官楼不远的桑扫普顿大楼里，我找到了一位推事，向他递交了陈述书，还付了十八便士。他让我把陈述书和申请书送到白厅的内务部去，然后把东西放在那里等待内务大臣签字，并又交了两镑两先令六便士。大臣在六天以后才签完字。又要求送到首席检察官公署去，在那里打一份调查报告。我在办这件事的时候又交付了四镑四先令。而且，大家看看，在这些过程中我遇到的人都非常粗鲁无礼，即使在收钱的时候，也没有表示丝毫的谢意。

我已经把汤姆斯·乔哀的房子的租期后延了一个星期，现在已经过去五天了。首席检查官写好了一份例行的调查报告（我的发明已经顺利通过，没有遇到阻挠，我动身前，威廉·布彻就是这样预料的），然后叫我把这份报告递交给内务部。内务部接到后，以它为依据做了个复本，也就是所谓的执照。获得执照的同时，我又缴纳了七镑十三先令六便士。还要把执照送到维多利亚女王那里签署，在女王签字之后又发了回来。随后还要经内务大臣签字。我又去了内务部，那里有一位先生把执照丢到我面前，说：“现在你带着执照去专利局，在林肯旅社。”这时我在汤姆斯·乔哀那儿都住了两个多星期了，我必须省吃俭用来支付这些开支。说实话，我自己的决心都有些动摇了。

到了林肯旅社，专利局的人又做了一份叫“女王法令草案”的文件，还有一份“法令提要”，同时我又付出了五镑十先令六便士的代价。随后，专利局“准备两份正式的法令文本，分别送交印章局和掌玺大臣衙门”。这样我又交了一镑七先令六便士，另外还附加三镑的印花税。准备递交上去签字的女王法令是由专利局的抄写员抄写的，我付给他一镑一先令，外加一镑十先令的印花税。下一步是把女王法令送到首席检察官那里去签字。这次的代价是五镑多。接着又要送到内务大臣那里。再由内务大臣递交给女王，女王再签署一次。同时我要支付七镑十六先



令六便士的费用。到目前为止，一个月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我差不多要一文不名了，我的耐性也几乎被消耗光了。

关于我的这些经历，汤姆斯·乔哀全都如实地告诉了威廉·布彻。又被威廉通过演讲传播到了伯朋翰的三个“会场”，接着其他“会场”也知道了。甚至后来北英格兰所有的工场也知道了这件事。告诉大家，在一次“会场”的演讲中，威廉·布彻说，申请专利的过程就是使一个人成为宪章派的捷径。

但是，我还是没有那么做。我又把女王的法令送到印章局去，它位于滨河大道的桑莫塞特公馆，印花商店也在那儿，在印章局，我等到一份书记交给我的“印章局法令”，“专供掌玺大臣签署”，为此我又交给他四镑七先令。书记还准备了一份“掌玺大臣法令”，“专供大法官签署”，代价是四镑两先令。随后“掌玺大臣法令”交给了办理专利的书记，由他抄写，这样我又支付了五镑七先令八便士的费用。并且我又交了一笔三十镑的印花锐。还有九镑零七便士的“专利制箱费”。要告诉大家的是，如果让汤姆斯·乔哀做一个同样的箱子，他只收取十八便士的费用。然后我又交了“大法官财政协助费”，这是两镑两先令。随后交的是“书记文件夹保管费”，七镑十三先令。然后我又支付了十先令的“书记文件夹保管协助费”。另外，又向大法官缴纳了一镑十一先令六便士。最后交的是“掌玺大臣协助费”和“火漆封烫协助费”，共十先令六便士。到此为止，我在汤姆斯·乔哀那儿住了整整六个星期。在这项发明畅通无阻地获得专利的过程中，我支付的费用总共有九十六镑七先令十八便士。而且这只是国内的专利权。我必须再缴纳三百镑才能把发明带到国外去。

众所周知，我年轻的时候，教育的质量可不高，就算是接受了点教育，也是太微不足道了。也许你会认为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是的，我也这么看。尽管威廉·布彻比我年轻了二十岁，但是他的知识简直够我学习一百年。要是去申请专利的是威廉·布彻，他也被人像踢皮球一样，从一个部门踢到另一个部门，我敢说他是一定不会这么忍气吞声的。要知道，他的脾气有时是很暴躁的；那些文书、搬运工和邮差多少都会有



些脾气暴躁。

这并不意味着我想告诉大家，申请专利所碰到的情况让我对生活感到沮丧。可是，我想说，技术上的发明创造本来是件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事情，为什么把发明者弄得像一个罪犯呢？如果一个人总是四处碰壁，那么他对现实还会有其他想法吗？是的，每一个申请专利的人都会有这种想法。想想要缴纳的费用，已经花了这么多钱，可是还什么事都没做呢，这多可恶呀。如果我是个才智非凡的人，这种情况就更糟糕了（谢天谢地，毕竟我的发明已经被痛快地接纳了，在实际中发挥了不错的作用）。说起来花的钱很多，加在一起恰好是九十六镑七先令十八便士，是的，是这些。

说到那些形形色色的官员，我感到威廉·布彻的话是不容置疑的。那些什么内务大臣、首席检察官、抄写书记、大法官、掌玺大臣、专利办理书记、大法官财务助理、主管文件夹书记、掌玺助理、主管文件夹书记助理、火漆封烫助理，每个要在英国申请专利的人都必须和这些官员打交道，即使他要申请专利的不过是个铁箍或者是一根橡皮筋，也必须这样。而且有的部门还要反复地进进出出。在申请的时候，我办的手续就有三十六道。这些手续从递交给女王开始，一直到交付“火漆封烫协助费”为止。说实话，这个火漆封烫助理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我真是有点好奇。

这些都是我想要和大家说的话，我已经把想说的话都记录下来。但愿我把自己的意思都表达清楚了。我说的不是文字（我没这方面的才能），我指的是其中的意思。在最后，我要说的是汤姆斯·乔哀。在我离开伦敦的时候，他对我说：“约翰，如果这个国家的法律的确是公正无私的，就像它标榜的那样，那么你就去伦敦，你可以花半个五先令的银币，为你的发明做出一份细致准确的说明图示，有了这份图示就可能轻而易举地获得专利了。”

现在，我非常同意汤姆斯·乔哀的说法，我也这么认为。威廉·布彻说：“那种‘文件夹主管’，‘火漆封烫主管’，纯粹是些败坏国家的混蛋，必须得把这些职位取消。”我认为他的观点是正确的。